詩語背後

詩心禪意話杭州(三)

●江 鄰

歷史上，杭州曾一度改名臨安。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後，宋高宗趙構即位，一路南逃，1129年至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作為「行在」。1138年，正式定都臨安。為什麼叫臨安，是臨時安置，還是君臨即安？恐怕只有宋高宗和他的臣工們清楚了。不過，臨安之名卻是有來頭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文化的性格。

故事還得從吳越建政講起。西湖邊南山路上有「錢王祠」，錢塘江邊聞濤路上有「錢王射潮」雕像。這錢王，便是江南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錢鏐。公元852年生於杭州餘杭郡臨安縣，鹽販出身，發跡於晚唐戰亂頻仍之中。896年，割據兩浙；907年，封吳越王；923年，封吳越國王。

臨安現屬杭州市臨安區，東漢時始置縣，之前亦稱於潛，農業和製鹽業發達。錢鏐從鹽販一路做到國王，所轄範圍相當於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蘇蘇州、福建福州等地。錢氏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國」的基本國策，雖偏安於江南一隅，卻成為「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於天下」的富庶之地。

歷代吳越王皆奉北方為正朔，對晚唐及五代中原王朝貢奉之勤，海內罕有其匹。974年，趙匡胤討伐南唐，矛頭直逼江南。吳越王錢弘俶拒絕了南唐後主李煜的求援建議，出兵助宋滅南唐。隨後，納土歸降，成為五代十國中惟一不以武力統一的王國。錢弘俶親率三千眷屬，前往汴京，自作人質，以保江南免遭兵戎之災。

趙宋皇室兌現了對吳越王的承諾，給予錢弘俶終生禮遇，讓錢氏一脈得以保全，並啟用吳越舊臣，為江南百姓減免稅賦。宋代編制《百家姓》，宋為國姓列第一，人口並不多的錢姓卻位列第二，蓋緣於此。因皇室舉家北遷，錢姓如今在臨安一帶很少，反而北方各省居多。子孫後代名人輩出，近世亦有錢穆、錢鍾書、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等國寶級人物。

西湖北岸寶石山頂有一古塔，名保俶塔，與南岸的雷峰塔隔水相望，是西湖的重要標誌。素有「雷峰似老衲，保俶如美人」之說。此塔原名寶石塔，錢弘俶北上後，百姓改為現名，以保佑舊主平安。看着霞光中巍然立於山巔的保俶塔，聯想到南唐後主李煜的悲慘結局，唏噓不已。政治，畢竟不是寫詩，沒有實力加持，誰會讓你「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或許，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起，就開創了有宋一朝政治文化的妥協傳統。妥協不是簡單投降，是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後的果決。正是有了錢王的忍辱負重，江南的富庶才得以延續，宋王朝也才能起死回生，在沒有血海深仇的他鄉，賡續皇室正統一百五十餘年。宋高宗以錢鏐故鄉臨安來命名南宋都城，也有些感恩的心思吧。實際上，無論北宋南宋，妥協政治貫穿始終，結果經濟空前活躍，市民社會發達，文學藝術達至巔峰。

在新近落成的臨安博物館裏，我走過萬古滄海桑田，千年王朝更迭，百家市井變遷，停留在蘇東坡那首輕鬆活潑的《於潛女》前：

青裙縞袂於潛女　兩足如霜不穿屨
觜沙鬢髮絲穿杼　逢沓障前走風雨
老漳宮妝傳父祖　至今遺民悲故主
苕溪楊柳初飛絮　照溪畫眉渡溪去
逢郎樵歸相媚嫵　不信姬姜有齊魯

好一幅生動安逸的畫面！是啊，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任你多少豪傑的偉業豐功，都抵不上百姓的安寧喜樂。面對這樣的場景，哪怕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又何嘗不是一種選擇？

在人類文明演進中，有兩種價值觀相互參照：一是英雄主義，一是專業主義。大事當前，英雄主義傾向於振臂一呼，不管結果，不惜代價，先衝上去再說，然後大張旗鼓獎功罰過，甚至喪事當成喜事辦，辦出自豪感優越感。專業主義則傾向於預先進行充分研究，制定切實預案，防患於未然，必要時做出妥協，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達到盡可能理想的結果。

據載，錢弘俶舉家北遷前，祭別錢鏐陵廟，失聲痛哭，自責「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悲傷得幾乎不能站立。但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終究沒有做出匹夫一怒、流血五步的

●京杭大運河南端的「拱宸橋」。 作者提供

蠢事，而是以罕有的勇氣，忍受百般委曲，求得一方平安。

一個細雨霏霏的傍晚，我站在京杭大運河畔，看着運河人家翹簷黛瓦，雨簾如幕，不禁陷入沉思：吳越國末代國王可是取道這條通向北方正朔的大動脈舉家北上的？一條大河，把地處東南邊陲的杭州與國家政治中心連在一起，百越融入中原，杭州以「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的樞紐地位，成為全國大棋局中重要的一環。

京杭大運河起於北京什剎海，終於杭州錢塘江。大運河的終點標誌，有兩個說法，一個是廣濟橋，一個是拱宸橋。兩座橋我都去看了，估計這是從兩個角度看問題的結果。廣濟橋在上游，坐北朝南，君臨天下；拱宸橋在下游，坐南朝北，北面稱臣。清朝皇帝南巡，在廣濟橋下船，橋頭立有「乾隆御碑」和「御碑碼頭」石牌坊。杭州商賈北上，在拱宸橋起錨，橋邊亦立有「京杭大運河南端」石碑和「南北通津」石牌坊。當然，從落款看，這些都是後人所書，並非當時遺物。

「廣濟」之名不難理解，「拱宸」之名略顯生疏。拱宸典出《論語．為政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與「拱」通，「辰」與「宸」通，拱宸之名由此而來。其實，以拱宸或拱辰命名的地方，並不少見，北京房山區就有一條拱辰街。它無非表達一種願望：百姓擁戴明君，把美好生活的嚮往寄託給有德政的統治者。

雨繼續下着，拱宸橋上行人不斷，撐着各式雨傘，寂然無聲，暮色中如同剪影。遙想千百年來，拱者熙熙，宸者渺渺，百姓期望甚殷，有德政的統治者卻寥若晨星。瀝瀝細雨，彷彿訴說着天下蒼生的無奈。

南橋拱北辰　辰宇向誰尋
但見千秋雨　期期執傘人

字裏行間

李白之死

●黃仲鳴

文青時代，看了魯迅的《故事新編》，大為過癮。那時，愛讀李白詩詞，也喜他的軼聞故事。於是，文思洶湧，借他投江捉月的傳說，草成極短篇，投之報刊，竟獲刊登。

李白之死，自來有兩種說法，一說染疾而死，二說就是投江。這都和酒有關。第一說，據晚唐詩人皮日休《李翰林詩》云：「竟遭腐脅疾，醉魂歸八極」，這是明確表明李白所患之疾。郭沫若寫的《李白與杜甫》也認同此說。什麼是「腐脅疾」？熟醫的郭沫若說：「顧名思義，當是慢性膿胸穿孔。」這種死法，相當淒慘也，和李白的浪漫個性渾然不符，於是就有第二種說法。五代時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說：

「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這說引得無數文人嚮往。元時王伯成《李太白貶夜郎》雜劇中，李白不僅入水中捉月，還被龍王迎接了去。「三言」的《警世通言》寫詩人在一個月明之夜，舟停采石江邊，忽然狂風大作，波濤洶湧，有一條數丈的大鯨，奮鬣前來，李白竟跨上鯨背，騰空而去。這不是「投江」了，而是「飛天」。

●疑團多多，一一說來，可以解惑。 作者提供

「投江」之說，傳統的筆記也有不信，如《玉澗雜記》：「世俗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中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不是「好奇」，而是李白此舉，是有本的。《舊唐書》中傳說他曾與崔宗之：「嘗月夜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酒醉笑傲江中，愛月之人，見江中之月，投而欲撈之，亦有可能，「水影弄月色」，那是何等的詩意！李白這樣死去，總比「膿胸穿孔」來得美麗。

話說回頭，自從寫了那篇「故事新編」後，少年心態，其後還寫了「崔護重來」，甚至莫泊桑習文十年等篇，愛極，於今世事滄桑，竟尋之不獲了。

李白之死被視為「懸案」，有李紹先、李殿元寫的《李白懸案揭秘》（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以史實和常理考察，當然取信於「腐脅疾」之說。但連史書如《唐書》也一筆略過，並沒點明詩人是怎樣去世，遂引起疑說不絕。

在這書中，錄有安旗先生的「文學想像」：

「在深秋的一個夜裏，李白穿上他當年在翰林院的宮錦袍，乘上一葉輕舟，出遊采石江中。『縱一葦所如，臨萬傾之茫然』。於是飲酒賦詩，……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淚，已盡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後一刻。……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輪白玉盤，一陣微風過處，又散作萬銀光。多麼美麗！多麼光明！多麼光明！多麼誘人……」

結果是，李白直撲江中，了此既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寫到此，有股衝動要尋自己當年的作品了。

《揭秘》這書，內容甚為精彩，如〈李白是否是『西域胡人』？〉、〈李白『醉草嚇蠻書』史有其事嗎？〉、〈李白『東涉溟海』至何處？〉等等，這不是嚴謹的學說之作，但所說有理有據，值得一看。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悼李我(4)：通水，提水，睇水，威水；放水；醒水；散水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上回」講到李我好「威水」，「今回」就讓筆者交代一下「威水」何來。廣東人有很多常用詞與「水」有關，那就順道多講幾個罷。

「提水」多比喻在一些不太適切的場合上給提示，如：一問答比賽在進行中，觀眾席上有人「提水」（叫出答案）；某同事洞悉某種行為會令上司不滿，就此向新同事「提水」（提點）。

「放水」比喻故意通融，如：某兩籃球隊強弱懸殊，要不是強隊在友誼賽中「放水」，比數會是很懸殊的。「放水」也指「提水」，如：某老師在大考前「放水」（「提水」），無怪他任教那班的成績那麼好。

「大檔」即「地下賭場」，舊時多開設於「冷巷」（僻靜小巷）內。為免被「冚檔」（掃場；砸場子），通常有人在巷頭巷尾「睇水」（把風）。「睇水」的一般都很「醒水」（警覺性高），倘有些風吹草動，他們會在第一時間「通水」（通風報信），好讓大夥兒可及時「散水」（逃離現場）。

「醒睡」指雖睡卻有所戒備；「醒水」由「醒睡」音轉而來，後用以形容警覺性高。「散水」指離「散」、「退」離所在的場所；「散水」由「散退」音轉而來。不說不知，「通水」、「提水」、「睇水」，「威水」原來可用同一思路去尋源：

通風唔止空氣通，信息傳達在暗中；
通水究竟係咩水，風換咗水變通水。
通風即是畀提示，將通變做提這字；
通換提時風換水，咁咪搞出個提水。
把風要用雙眼睇，咁就將把換做睇；
睇水究竟係咩水，風換咗水變睇水。
威風正是好風光，風水唔好點風光；
水連風時風連水，風換水咪出威水。

中國人信「風水」，意味「風」與「水」同等重要，由此看出「風水互換」的理據了。有指「風」、「凶」音近，故因忌諱而以表示錢財的「水」來代替；按理應用「凶」的反義詞「吉」才是。

在這十多廿年間，人們普遍或已認同「威水」的正字是「葳蕤」，理據如下：

「葳」讀「威」；「蕤」，讀「銳/jeoi6」，通過音轉可讀成「水/seoi2」。「葳蕤」形容草木茂盛，枝葉下垂或羽毛裝飾華麗鮮艷的樣子；可借喻稱讚人家衣着光鮮，惹人矚目等；再引申為「出眾及受人愛戴」。「葳蕤」冷僻，人們便將它寫成「威水」。

平心而論，「葳蕤」怎也無法代入「威水」的狀態。「葳蕤」誤作為「威水」的正字之所以深入民心是因為有不少「偽粵語研究者」沿用「按音找字」再作「無限引申」的手法找來一大堆「偽正字」，然後將之輯錄成書之故。人們普遍誤以為「有書有真相」；前人的《廣州語本字》（1924）、《廣東俗語考》（1933），今人的《廣州方言古語選釋》（1993）、《廣府俗語探奇》（2008）、《廣東俗語正字考》（2009）便屬此類。與此同時，有不少人包括有識之士在圖名謀利的驅使下於社交媒體、報章雜誌、網台/電台/電視粵語專輯中「不作驗正」地「撐場」，粵語生態遭受嚴重污染的情況可想而知。智能手機的面世造就了大量如：「【廣東話正字】『un腳』、『嘅西』識唔識寫？」；「呢啲廣東話正字你又識幾多？」；「連大學教授都考起的粵語正字！」等不實資料「瘋傳」，也令人們在不知不覺下做了「幫兇」。

一代「電台講古王」李我縱橫廣播、影視、出版界凡七十餘年，一生鍾情文化藝術，曾對有志從事廣播界的年輕一代提出兩點忠告，其一、但凡講話，毋誨淫誨盜；其二、正粵音然後講。就上述的亂象，筆者對有志從事或尊重「粵語保育及傳承」的人，尤其年輕一代，提出三點規勸，其一、但凡講話、出書、搞網站，毋拾人牙慧、穿鑿附會、妖言惑眾；其二、正其源然後講、寫；其三、知其正然後用、傳。

古典瞬間

詩人爭寫「鸛雀樓」

●郭言眞

一千四百多年前，南北朝時期的北周大將軍宇文護在山西永濟蒲州修建了一座高三層的軍事戍樓，因時有鸛雀棲於其上，故又稱「鸛雀樓」。此樓坐落在蒲州城西，前可瞻中條山，下能瞰黃河水，視野格外開闊，由是成為一處登臨勝地。

歷史進入唐代之後，山西太原人王之渙率先登上鸛雀樓，眼前的景致，令他的心頭為之一振，遂脫口吟出一首五言絕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寥寥20個字，不僅寫出了落日山河的蒼茫壯闊，而且也展示了盛唐詩人登高望遠、極目騁懷的雄心壯志。到了大歷年間，三位中唐詩人亦先後臨樓遠眺。先是暢當。這位進士出身的詩人，一向仕途蹭蹬，有志不騁。他登上鸛雀樓，觀山聽水，看天望地，往日的嗚呃驟然得到昇華，於是放聲高吟：「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廣袤的天空可以籠罩平原田野，奔騰的河水能夠斷開山巒壁障，世俗可以破除，志向能夠高展。詩人不甘困頓，積極進取的決心可謂明明白白地滲透在20個字的字裏行間。

緊接着是耿湋。作為「大曆十才子」之一的詩人，此番攀樓，情緒有些失落：「久客心常醉，高樓日漸低。黃河經海內，華岳鎮關西。去遠千帆小，來遲鳥獨迷。終年不得意，空覺負東溪。」因為心不得意，目中所見，自然處處都不太順眼。隨後而來的是李益，他還帶了一個名叫崔邠的朋友和他一起登樓，並寫了一首七律《同崔邠登鸛雀樓》：「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為長。風煙並起思歸望，遠目非春亦自傷。」李詩人曾擔任過集賢殿學士，對於前朝歷史堪稱爛熟於心，他在詩中對春秋戰國、東西兩漢一片緬懷之後，亦不免附和耿詩人，生出一陣陣傷愁之感。晚唐詩人許渾、司馬劄登樓縱目遙眺，情緒有些調整，於淒涼之中平添了幾分生氣。前者云：「征帆夜轉鸕鷀穴，騁騎春辭鸛雀樓。正把新詩望南浦，棹歌應是木蘭舟。」後者曰「興亡留白日，今古共紅塵。鸛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

北宋過後，中國的版圖又回轉成「南北朝」，北為遼金，南為南宋。北邊的趙秉文獨上高樓，倍感寂寞，輕輕吟道：「樓成鸛雀幾時還，人去樓空境自閒。地接連城秋水渡，河分兩岸夕陽山。汀煙冉冉分秦樹，隴雁依依度晉關。千古廢興還造物，暫攜歲月出塵寰。」南頭的探花郎何夢桂到不了蒲州，只能在西子湖畔悄悄嘆曰：「蘭枻藤橈桂作舟，錦江江上泛春流。自憐野燕翅翎短，空望江頭鸛雀樓。」

隨之而來的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金戈鐵馬，他們將北金南宋狠狠地送進歷史博物館時，居然也順手將好端端的鸛雀樓毀得個乾乾淨淨。元人段克己覓跡而來，面對一堆廢墟，詩意全無，只能用斷斷續續的長短句發出一聲聲哀嘆：「夢斷繁華無覓處，朱甍碧甃空陳跡。問長河，都不管興亡，東流急」；「向人間俯仰已成今昔。條華橫陳供望眼，水天上下涵空碧。對西風、舞袖障飛塵，滄溟窄」。後來黃河連年洪水氾濫，河道累改，鸛雀樓的廢墟亦蕩然無存。

到了明清兩代，詩人們雖然不至蒲州，卻依然念念不忘是樓。明代前七子的領袖人物李夢陽水邊送客，浮想聯翩，寫了一首七律：「春卿送弟返扁舟，子孟還城設餞遊。樹蔭金沙開錦席，花迎楚鳥勸吟甌。平風岸壓黿鼉窟，倒日江明鸛雀樓。古木徐亭偏寂寞，醉希凝望水東流。」明代河東學派創始人薛瑄懷念友人，在詩中寫道：「積石黃沙繞郡流，郡城高興自悠悠。遠天雲淨仙人掌，近郭風清鸛雀樓。」

而清代標榜「神韻說」的王漁洋緊跟兩位前輩，以「何處依依動客愁，浦津雲物迥高秋。河聲近挾中條雨，關勢遙分太華旒。人代茫茫雙去鳥，夕陽渺渺獨歸舟。京華故國俱千里，心折西風鸛雀樓」八句遠寄他鄉的諸多兄弟。

轉眼到了二十世紀的1997年，永濟蒲州的父老鄉親，經過一番勘測籌劃，開始重建此樓。五年的精工細作，一座嶄新的鸛雀樓終於在2001年拔地而起。絡繹不絕的海內外遊客爭先恐後地登樓覽勝。正所謂：

鸛雀樓駐黃河邊，歷盡滄桑越千年。悠悠往事皆陳跡，今人墨酣寫新篇。

詩詞偶拾

父親的說與不說

我在一個初秋的早上
被一紙錄取通知書帶離了家鄉
多年後
又被一紙聘書留在了
遠方

父親從不說
手上老繭、額上橫川、頭上白霜
只說
屋後的柿子紅了
屋簷下、房樑上
春燕回來築巢
曬穀場裏
麻雀嘰嘰喳喳
叫囂着、撲騰着、跳躍着
跟自己家裏一樣

父親笑着與我分享
就像說起他
另外的孩子般……

●王芳